

雲天上的抗日戰場(中)

渡江行動的過於順利,令遠征軍上下一片樂觀。 但是隨後幾天遠征軍在高黎貢山東坡遭到日軍拚死 抵抗,同日軍發生的空前殘酷的血戰,卻讓遠征軍 倖存將十刻骨難忘!

按照遠征軍司令部的部署,遠征軍對日全面反攻 分南北兩個兵團。南翼防守兵團第11集團軍分兵攻 向龍陵、芒市;北翼攻擊兵團第20集團軍(下轄第 53 軍第 116 師、第 130 師和第 54 軍第 198 師、第 36 師,共兩個軍4個師)攻向騰沖。北翼攻擊兵團又 兵分左(南)右(北)兩路,右路軍攻越北齋公房 古道進入騰沖北部,左路軍攻越南齋公房古道進入 騰沖中東部。南齋公房古道就是永騰古道的中線。 北齋公房古道就是永騰古道的北線。而南翼部隊的 進軍路線則是永騰古道的南線。

據説遠征軍司令部和美軍顧問在制定大反攻作戰 部署時,對如何翻越高黎貢山的古道經過反覆周密 的偵察。從怒江東岸過江到西岸翻越高黎貢山到騰 沖的馬幫古道主要就是3條,由北向南分別是北齋 公房古道、南齋公房古道和城門洞古道(也稱大風 口古道)。3條古道中,北線北齋公房古道(漢晉 時代開闢)和南線南齋公房古道(唐代拓展)修築 時間早、里程遠、海拔高(3,000多米)、氣溫最 低,也最為艱險,是翻越高黎貢山的天險關隘。南 線大風口古道開發最晚,里程最短,海拔最低,相 對平緩,但要經過瘴氣熏天的潞江壩。古代馬幫商 旅寧願捨近求遠,選擇北線和中線,主要是為了避 開潞江壩的瘴癘之患,因為古代缺乏治瘴癘之藥。

元代雲南行省納速剌丁征緬定邊後,考慮到南線 沿途地勢較怒江上游的北、中兩線平緩且里程較 短,乃將其列為通緬驛道主線路進行了大規模的擴 修開發,並於沿途設置大驛站予以管理。此後歷經 明清兩代不斷擴修,苦心經營,成為中央王朝經略 滇緬、控服邊關的戰略通道。清道光年間,永昌府 責成騰越商會捐款修築的惠人鐵索橋建成後,南線 古道改從惠人橋過江,並再次擴修鋪築。1922年騰 沖縣政府正式確定南線古道為官營驛道, 由商會出 資擴建石板路,並約請駐騰英國工程師協助測量, 沿路建立里程碑。南線古道越來越方便易行,興旺 發達,而北、中兩線古道則逐漸成為民間小道,荒 蕪失修,甚至被人遺忘。

據美軍顧問團參謀長弗蘭克回憶,遠征軍總司令 衛立煌非常希望大反攻能選一條隱蔽的捷徑,出奇 制勝。因而在反攻開始前幾個月,衛立煌就要求美 軍顧問團全面偵察拍攝滇西地區的精密航空圖片, 顯示真實的橋樑、道路、山脈詳情。衛立煌和參謀 班子反覆研究美軍拍攝的大量航空照片後發現,除 了通常馬幫所走的幾條古道外,還有一條在以前繪 製的高比例軍事地圖上都沒有標出的模糊小道。衛 立煌於是命令情報部門立即偵察是否有這條路。經

偵察早年間的確是有一條小路,因為過於陡峭難 行,一般馬幫都不走這條路。衛立煌又指示敵後特 種分隊和少數民族游擊隊探查這條路沿途有無日軍 重兵。經確認這條路沿線一帶從無人煙,偶有小股 日軍在附近巡邏。

●良 心

後來衛立煌又派人查閱《保山縣志》和有關檔 案,證實確有這條捷徑的記載,但是已有三代人沒 有走過,所以當地都已無人知曉這條路。衛立煌參 謀班子判斷日軍也極有可能不知道這條路,如國軍 穿越成功,完全可出敵意料,攻其不備。據此,衛 立煌當即確定,第54軍過江後,先消滅敵沿江據 點,然後沿一條平常的道路,攻克日軍北部重要據 點北齋公房,再揮師向南,圍攻騰沖,而第53軍過 江後,走這條幾乎湮滅的捷徑古道,直撲騰沖,第 54、53兩軍,一明一暗,南北夾擊。事後才發覺 那條所謂神秘捷徑,就是大塘子一帶已廢棄的南、 北齋公房古道的一些路段。

第20集團軍根據遠征軍總司令部的秘密部署, 於5月6日制訂出新的攻擊計劃。在兵力使用上改 以第54軍為第一線兵團,第53軍為第二線兵團。 第54軍以主力在雙虹橋附近渡江,攻佔大塘子、 南齋公房,以第198師在栗柴壩附近渡江,攻佔北 齋公房、馬面關等地後扼守片馬、明光,掩護右 側安全。第53軍則繼第54軍後在雙虹橋附近渡 江,超越第54軍直插騰沖。

1944年5月11日黄昏,遠征軍北翼攻擊兵團第20 集團軍第54軍第198師、第36師各一部由栗柴壩、 雙虹橋間,以橡皮艇、竹筏、木船強渡怒江;同 日,南翼守衛兵團第11集團軍第6軍新編第39師、 第71軍第88師、第2軍第33師、第76師各一個加 強團由惠人橋、打黑渡及三江口渡過怒江,向禾木 樹、平戛、滾弄方面攻擊,以策應第20集團軍的作 戰。由於事先經過反覆的模擬演練,整個渡江行動 非常成功。但是衛立煌出奇兵偷襲的如意算盤沒有 打響。遠征軍北翼攻擊兵團各部隊渡江後,在高黎 貢山下的各預定攻擊陣地都遭到了日軍的頑強抵 抗。許多陣地激烈爭奪,常常得而復失。有的部隊 甚至遭到日軍小分隊的伏擊和偷襲。尤其是在大塘 子周邊的燙習山、大尖山、雞心嶺和小橫溝等地 先期過江的第54軍和隨後過江的第53軍各部攻擊 受阻,傷亡慘重。據有關統計,渡江開戰之後的一 個星期內,遠征軍就傷亡近萬人。翻越高黎貢山付 出的初步代價,就遠遠超出遠征軍指揮官們的預 期。主要原因是,原來以為日軍沒有多少兵力部署 的地方,都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強烈抵抗。猿征軍在 槍林彈雨中仰攻強攻居高臨下的日軍豎固陣地,前 仆後繼,傷亡極大。遠征軍指揮官們不由得紛紛懷 疑,日軍似乎早已察覺遠征軍的進攻部署和路線。

就在遠征軍上下都感到納悶的時候,第11集團軍



總司令宋希濂看到了下轄部隊剛剛從日軍陣地繳獲 的一套地圖,這套地圖竟然跟遠征軍總司令部的反 攻部署地圖一模一樣。宋希濂立即請衛立煌到第11 集團軍的前線看了這套地圖。後來據日本方面的透 露查明,原來在當年2月遠征軍反攻前,有個遠征 軍的少校高級參謀乘飛機飛去印度北部和中國駐印 軍聯繫,不幸他所乘飛機因遇大霧迫降高黎貢山區 那個陣地。那個高級參謀帶了很多文件,來不及燒 燬就被日本人抓獲了。文件中有中國遠征軍新的密 碼本及遠征軍的編制表,還有中國遠征軍反攻滇西 的整套計劃。日軍很快破譯了密碼,知道遠征軍將 於5月10日前後開始渡河攻擊,主攻方向在北線。 日軍獲得這一情報後立即加強了高黎貢山南、北齋 公房,特別是大塘子一線陣地的防禦

面對這種意想不到的戰局,遠征軍高層意識到 了問題的嚴重性。秘密翻越高黎貢山,原本是出 奇制勝的戰略設想,但機密的洩露,反而使日軍 佔據主動。按照盟軍聯合作戰要求,遠征軍必須 趁中國駐印軍攻擊緬北密支那、日軍難於短期內 調動大量部隊增援滇西之機,迅速攻佔騰沖、龍 陵,與駐印軍會師緬北。如果還是按照原來的部 署從高黎貢山小道進攻,滇西大反攻就很難如期 達到目標,就會影響中美在中緬印戰區的整個計 劃。如果20萬遠征軍在高黎貢山無法戰勝區區3 萬日軍,失敗的影響必將迅速波及整個亞太戰 場。亞太戰場的「多米諾骨牌」,就會因為一個 局部的怒江戰役而發生難以預料的坍塌。

幸運的是,在這決定勝敗的關鍵時刻,遠征軍在 南線的禾木樹戰鬥中繳獲了日軍的部署,發現駐守 松山的日本軍隊大部已經調到了高黎貢山北線,日 軍松山陣地空虛。宋希濂即時提出了將計就計的新 方案:命令原定防守佯攻的南翼防守兵團第11集團 軍馬上提前轉入反攻,猛攻日軍松山陣地。新方案 得到遠征軍總司令部和美軍野戰司令部一致贊同, 美方還保證將出動更多作戰飛機予以支援

衛立煌立即責令參謀部秘密調整大反攻的戰略部 署:北翼攻擊兵團第20集團軍持續做出進攻姿態, 迷惑日軍;南翼防守兵團第11集團軍所屬3個軍則 沿怒江東岸向南急速行進。所有部隊車輛均在夜間 行軍,不得開燈或暴露目標。這一重大戰略調整瞞 過了日本人的耳目。多天以後日軍偵聽電台才發現 松山怒江對岸一帶的通訊信號突然密集增強,但是 想要調兵迎擊已經不可能了。1944年6月1日,第 一批中國遠征軍士兵就出現在日軍松山陣地,一場 惡戰在這蒼翠的松柏山林間展開。



## 中式廚房的魅力

看到有人説,他媽媽家裏裝修,花了許多錢 就為了在廚房開一扇窗戶。他很不解,媽媽説 有了這扇窗戶,她每天獨自做飯或洗菜洗碗的時 候,望着窗外,心情就會很舒暢。想起吉本芭娜 娜的短篇小説《廚房》的幾句話:「在這個世界 上,最美好的地方就是廚房。不管一個人獨有, 兩個人同有,或大家共有,只要是廚房,是製作 食物的地方,就會讓人心生歡喜。」從某種程度 上説,廚房代言着一戶人家與生活相處的方式, 其魅力不僅會體現在各種食物中,延續着家族成 員的味覺記憶,還是黏合親情的有效空間,從廚 房裏飄蕩出來的香氣,也是愛的細弱回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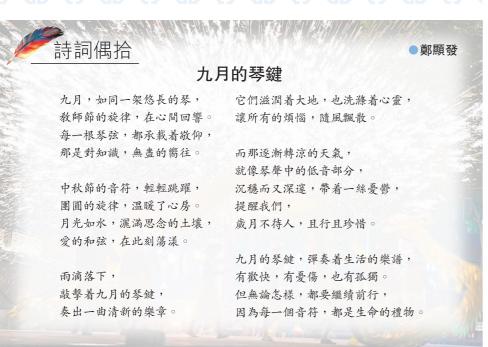
多年前看李安的電影《飲食男女》,大廚老朱 每到周末就會雷打不動地召集幾個女兒回家吃 飯,為此須在廚房裏忙活一整個下午。我當時感 嘆導演和編劇太厲害了,抓住了中式生活的本 質,知道自從中國人的飲食與烈火烹油產生了形 式交織,廚房就成為了獨一無二且饒富人情味的 存在,充滿了人間煙火的氣息,就連從房樑上面 掉落下來的每一粒灰塵,也是帶有油鹽味道的。 我之前看過一則史料:唐代住宅,除了客廳最 大,其次就是廚房,臥室的面積和地位都有所不 及。因為古時人家,大都食指浩繁,操持一家人 的飯食就是最大的事情,家族的血脈延續,便是 通過廚房裏的一場場烹炒煎炸完成的。

我有幸經歷過較為「古早」的時代,記憶中, 家裏的第一個廚房位於樓梯下方,既陰暗又狹 窄,除了水泥砌就的灶台和碩大的水缸,餘下的 空間幾乎讓人難以轉過身來。但是,那個廚房卻 是家庭最為核心的區域。以前燒煤,每天生爐子 會很麻煩,不用火的時候就須及時把爐子封起 來,讓蜂窩煤緩慢燃燒,持續到第二天。所以廚 房24小時都是有火的,煤爐上面永遠坐着一口燒 水鍋,隨時有熱水可以取用。

此外,一家人的生活也是在廚房裏規劃,經濟 稍寬裕時與青黃不接的月末,是截然不同的生活 景象。到了月末,做飯經常會把腐乳或豆醬加入 豬油渣,一起放到飯鍋裏蒸,或直接豬油醬油撈 飯也能對付一餐——凡是做過菜的人都知道,家 庭烹飪的魅力,往往並不在於食材有多麼貴重精 美,或者配料、火候拿捏得有多麼精準,而是在 於一些因材施藝的隨機發揮,由此達成的不完美 中的意外驚喜。中式廚房是容人盡情施展烹飪創 意的地方,不論缺少了什麼材料,都能用各自的 個性巧思進行彌補,從而使得那些粗茶淡飯的日 子,同樣充滿了家的溫馨。

到今天想起來,也就明白了中式廚房的魅力所 在——它提供了一個親情融合的空間,當一家人 的心有所屬,生活中諸多瑣碎無意義的存在,也 就生出了濃烈的意義。





## 學子邊疆行

●吳嘉琪 香港城市大學金融學系

## 最後一縷陽光落下的地方

今年,《我的阿勒泰》爆火全網,空曠自由的草原, 讓我不禁想起去年跟隨香港青學協一起遊覽的北疆—— 賽里木湖、那拉提、獨庫公路……一幕幕美不勝收的風 景像走馬燈一樣在我眼前閃過。而這次暑假,我跟隨着 去年邊疆行的組織者們一起到訪南疆,探索不一樣的人 文風情。

經過五天的遊覽,我發現,與北疆廣袤無垠的草原和清 澈見底的湖泊不同,南疆是一片生土風的古民居建築,頗 具西歐特色, 也彰顯了喀什古城濃厚的歷史底蘊和保留完 整的延續。令我印象較深刻的是到訪了中國西極——祖國 最後一縷陽光落下的地方。這裏處在與吉爾吉斯斯坦和塔 吉克斯坦三國相交的附近,每天迎接着祖國最晚的日出, 並送走最後一縷陽光。

我跟隨着團員們一同爬上屹立着西極石碑的山頂,一路 的美景令我震撼到失語。站在山腳下仰望「中國西極」的

石碑,熱烈的陽光灑在石碑上,彰顯石碑的神聖及令人望 而卻步。長滿稀疏小草的荒山上堆疊着許多石頭堆,那是 這裏的人們祈福的方式。繼續沿着階梯往上走,對面的山 頭印着一幅中國地圖,底下題着一行字「一生只做一件 事,我為祖國守邊防」。登上山頂後,俯瞰山腳下的口岸 和村莊旁靜靜流淌的小河,一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祖 國疆土遼闊,崑崙山脈和天山交錯,連綿不絕,好似祖國 的生命力一樣頑強

這座西極石碑的存在不僅是地理上的一個分界,更是一 種文化的交匯和歷史的見證,其高大的外形更是令我感受 到人類堅韌不拔的精神,也凸顯對不同歷史文化的尊重和 延續。我為自己身為中國人而感到驕傲自豪,也感恩每一 位為祖國守邊防做出努力和奮鬥的人們。

白雲繚繞,戈壁茫茫,山巒連綿,太陽東升西落,永遠 普照着這片神州大地,一起期待明天的第一縷陽光!



## 平分秋色是秋分

管淑平

「燕將明日去,秋向此時分。」秋分,像是一把公平的 泥,為新枝提供養分。這看似是生命的凋零,實則是另一 秤,不偏不倚地將晝夜均分,把寒暑平調

秋分時節,陽光溫柔而不熾熱,微風清涼而不寒冷。白 天與黑夜,如同兩位平等的舞者,在時間的舞台上交替演 繹,展現出一種恰到好處的節奏。到了秋分,我們的生活 中也需要尋找這樣的平衡,工作與休息、忙碌與閒適、理 性與感性,只有在各種對立的元素之間找到那個微妙的中 點,才能讓心靈保持寧靜,讓生命之舟平穩前行。

秋分時節,大地一片豐收景象。田間的稻穀,顆粒飽 擔,讓生命變得更加輕盈和自由。 滿,金黃一片。它們經歷了春的播種、夏的生長,如今在 這樣的節點上迎來了成熟。時間行走的刻度從春到秋,從 一粒種子到食糧萬頃。但我們也應該明白,收穫並非終 點,而是新的起點。就如同這四季的輪迴,春種、夏長、 秋收、冬藏,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意義和價值。我們不 造。生命的長度或許有限,但寬度和深度卻可以由我們自 能只沉迷於收穫的喜悦,而忽視了播種和耕耘的艱辛;也 己去拓展,我們要在這有限的時間,去追求無限而有意義 不能因畏懼過程的艱難而放棄對收穫的期待。生活就像這 片稻田,需要我們在不同的階段,付出不同的努力,保持 耐心和堅持,才能迎來屬於自己的豐收。

樹葉在秋風中漸漸變黃,有的隨風飄落,化作來年春 分,詩意又濃重。

種形式的延續。落葉並不悲傷,它們以一種優雅的姿態告 別枝頭,完成了生命的使命。它們懂得在適當的時候放 下,將曾經的種種都歸於塵土,為未來的希望騰出空間 這讓我想到人生中的得失,我們總是在追求更多的財富 更高的地位、更大的名聲,卻常常忽略了內心的需求和真 正的價值。秋分,就是告訴我們,要學會在得失之間保持 平和的心態,珍惜所擁有的,勇敢地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負

秋分時節的天,高遠而湛藍,雲朵潔白如棉。站在大地 上仰望蒼穹,我們會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與宇宙的浩瀚。在 這無垠的時空裏,我們的生命只是短暫的瞬間。然而,正 是這短暫的存在,讓我們有機會去體驗、去感悟、去創

風清露冷秋期半。秋分,是一種蜕變,一種從青澀走向 成熟的過渡。秋風蕭瑟天氣涼,自然界換上了新衣裝,秋